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 
第六十一回 大夫居飲酒逢土棍 卞家囂偷銀驚惡徒

且說歐陽爺丁大爺在廟中彼此閒談。北俠說：「逢場作戲，其中還有好處。」丁大爺問道：「其中有何好處？請教。」北俠道：「那馬剛既稱孤道寡，不是沒有權勢之人。你若明明把他殺了，他若報官說他家員外被盜寇持械戕命。這地方官怎樣辦法？何況又有他叔叔馬朝賢在朝，再連催幾套文書，這不是要地方官紗帽麼？如今改了面目，將他除卻。這些姬妾婦人之見，他豈不又有枝添葉兒，必說這妖怪青臉紅髮來去無蹤，將馬剛之頭取去。況還有個胖妾嚇倒。他的疾向上來，□胖九虛，也必喪命。人家不說他是疾，必說是被妖怪吸了魂魄去了。他縱然報官，你家出了妖怪，叫地方官也是沒法的事。賢弟想想，這不是好處麼？」丁大爺聽了，越想越是，不由的贊不絕口。二人閒談多時，略為歇息，天已大亮，與了癩道香資，二人出廟。丁大爺務必請北俠同上茉花村暫住幾日，俟臨期再同上灶君祠會齊，訪拿花沖。北俠原是無牽無掛之人，不能推辭，同上茉花村去了。這且不言。

單說二員外韓彰，自離了湯圓鋪，竟奔杭州而來。沿路行去，聞的往來行人盡皆笑說，以「花蝶設誓」當做罵話。韓二爺聽不明白，又不知花蝶為誰，一時腹中饑餓，見前面松林內酒幌兒，高懸一個小小紅葫蘆。因此步入林中，見周圍蘆葦的花障，滿架的扁豆秧兒勤娘子。正當秋令，豆花盛開。地下又種著些兒草花，頗頗有趣。來到門前上懸一匾，寫著「大夫居」三字。韓爺進了門前，院中有兩張高桌。卻又鋪著幾領蘆席，設著矮座。那邊草房三間，有個老者在那裡打盹。

韓爺看了一番光景，正愜心懷，便咳嗽一聲。那老者猛然驚醒，拿了手巾，前來問道：「客官吃酒麼？」韓爺道：「你這裡有什麼酒？」老者笑道：「鄉居野曠，無甚好酒，不過是白乾燒酒。」韓爺道：「且暖一壺來。」老者去不多時，暖了一壺酒，外有四碟：一碟鹽水豆兒，一碟豆腐乾，一碟麻花，一碟薄脆。韓爺道：「還有什麼吃食？」老者道：「沒有別的，還有鹵煮斜尖豆腐合熱雞蛋。」韓爺吩咐：「再暖一角酒來。一碟熱雞蛋，帶點鹽水兒來。」老者答應，剛要轉身。見外面進來一人，年紀不過三旬，口中道：「豆老丈，快暖一角酒來。還有事呢。」老者道：「呀！莊大爺，往那裡去？這等忙。」那人歎道：「噯！從那裡說起！我的外甥女巧姐不見了。我姐姐哭哭啼啼，叫我給姐夫送信去。」韓爺聽了，便立起身來讓坐。那人也讓了三言二語。韓爺便把那人讓到一處。那人甚是直爽，見老兒拿了酒來，他卻道：「豆老文，我有一事。適才見幃外有幾只雞，在那裡刨食吃。我與你商量，你肯賣一隻與我們下酒麼？」豆老笑道：「那有什麼呢。只要大爺多給幾錢銀子就是了。」那人道：「只管弄去，做成了，我給你二錢銀子如何？」老者聽說「二錢銀子」，好生歡喜的去了。韓爺卻攔道：「兄臺又何必宰雞呢。」那人道：「彼此有緣相遇，實是三生有幸，況我也當盡地主之誼。」說畢，彼此就座，各展姓字。原來此人姓莊名致和，就在村前居住。

韓爺道：「方才莊兄說還有要緊事，不是要給令親送信呢麼。不可因在下耽擱了工夫。」莊致和道：「韓兄放心。我還要在就近處訪查訪查呢。就是今日趕急送信與舍親，他也是沒法子。莫若我先細細訪訪。……正說至此，只見外面進來了一人，口中嚷道：「老豆呀！咱弄一壺熱熱的。」他卻一溜歪斜坐在那邊桌上，腳登板凳，立愣著眼，瞅著這邊。韓爺見他這樣形景，也不理他。

豆老兒擰著眉毛，端過酒去。那人摸了一摸道：「不熱呀，我要熱熱的。」豆老幾道：「很熱了吃不到嘴裡，又該抱怨小老兒了。」那人道：「沒事，沒事。你只管燙去。」豆老幾只得從新燙了來，道：「這可熱的很了。」那人道：「熱熱的很好，你給我斟上涼著。」豆老兒道：「這是圖什麼呢？」那人道：「別管！大爺是這末個脾氣兒。我且問你，有什麼葷腥兒拿一點我吃？」豆老幾道：「我這裡是大爺知道的，鄉村鋪兒，那裡討葷腥來。無奈何，大爺將就些兒吧。」那人把醉眼一瞪，道：「大爺花錢，為什麼將就呢？」說著話，就舉起手來。豆老兒見勢頭不好，便躲開了。

那人卻趨趨趨的來至草房門前，一嗅，覺得一股香味撲鼻，便進了屋內一看，見柴鍋內煮著一隻小雞兒，又肥又嫩。他卻說道：「好呀！現放著葷菜，你說沒有。老豆，你可是猴兒拉稀，壞了腸子咧。」豆老忙道：「這是那二位客官花了二錢銀子，煮著自用的。大爺若要吃時，也花二錢銀子，小老兒再與你煮一隻就是了。」那人道：「什麼二錢銀子！大爺先吃了，你再給他們煮去。」說罷，拿過方盤來，將雞從鍋內撈出，端著往外就走。豆老兒在後面說道：「大爺不要如此。凡事有個先來後到，這如何使得。」那人道：「大爺是嘴急的，等不得。叫他們等著去。」

他在這裡說，韓爺在外面已聽明白，頓時怒氣填胸，立起身來，走到那人跟前，抬腿將木盤一踢，連雞帶盤全合在那人臉上。雞是剛出鍋的，又搭著一肚子滾湯。只聽那人「噯呀」一聲，撒了手，栽倒在地，頓時滿臉上猶如尿泡裡串氣兒，立刻開了一個果子鋪，滿臉鼓起來了。韓爺還要上前，莊致和連忙攔住。韓爺氣忿忿的坐下。那人卻也知趣，這一燙酒也醒了，自己想了一想也不是理；又見韓爺的形景，估量著他不是個兒，站起身來就走，連說：「結咧，結咧！咱們再說再議。等著，等著！」搭訕著走了。這裡莊致和將酒並雞的銀子會過，肴沒吃成，反多與了豆老兒幾分銀子。勸著韓爺，一同出了大夫居。

這裡豆老兒將雞撿起來，用清水將泥土洗了去，從新放在鍋裡煮了一個開，用水盤撈出，端在桌上，自己暖了一角酒。自言自語：「一飲一啄，各有分定。好好一隻肥嫩小雞兒，那二位不吃，卻便宜老漢開齋。這是從那裡說起。」才待要吃，只見韓爺從外面又進來。豆老兒一見，連忙說道：「客官，雞已熟了，酒已熱了，好好放在這裡。小老兒卻沒敢動，請客官自用吧。」韓爺笑道：「俺不吃了。俺且問你：方才那廝，他叫什麼名字？在那里居住？」豆老兒道：「客官問他則甚？好鞋不黏臭狗屎，何必與他嘔氣呢。」韓爺道：「我不過知道他罷了。誰有工夫與他嘔氣呢。」豆老道：「客官不知。他父子家道殷實，極其俚吝，最是強梁。離此五里之遙，有一個卞家囂，就是他家。他爹爹名叫卞龍，自稱是鐵公雞，乃刻薄成家，真是一毛兒不拔。若非怕自己餓死，連飯也是不吃的。誰知他養的兒子更狠，就是方才那人，名叫卞虎，他自稱外號癩皮象。他為什麼起這個外號兒呢？一來是無毛可拔。二來他說當初他爹沒來由，起手立起家業來，故此外號止於『雞』。他是生成的胎裡紅，外號兒必得大大的壯門面，故此稱『象』。又恐人家看不起，因此又加上『癩皮』二字，說明他是家傳的吝嗇，也不是好惹的。自從他父子如此，人人把個卞家囂改成『扁家團』了。就是他來此吃酒，也是白吃白喝，盡賒帳，從來不知還錢。老漢又惹他不起，只好白填噪他罷了。」韓爺又問道：「他那囂裡，可有店房麼？」豆老兒道：「他那裡也不過是個村莊，那有店房。離他那裡不足三里之遙，有個桑花鎮，卻有客寓。」

韓爺問明底細，執手別了豆老，竟奔桑花鎮而來，找了寓所。到了晚間，夜闌人靜，悄悄離了店房，來到卞家囂。到了卞龍門前，躍牆而入。施展他飛簷走壁之能，趴伏在大房之上，偷睛往下觀看。見個尖嘴縮腮的老頭子，手托天平在那裡平銀子，左平右平，卻不嫌費事，必要銀子比砝碼微低些方罷。共平了二百兩，然後用紙包了四封，用繩子結好，又在上頭打了花押，方命小童抱定，提著燈籠，往後面送去。他在那裡收拾天平。

韓爺趁此機會，卻溜下房來，在卡子門垛子邊隱藏。小童剛邁門檻，韓爺將腿一伸，小童往前一撲，唧咕咚，栽倒在地，燈籠也滅了。老頭子在屋內聲言道：「怎麼了？栽倒咧。」只見小童提著滅燈籠來對著了，說道：「剛邁門檻，不防就一交倒了。」老頭子道：「小孩子家，你到底留神呀！這一栽，管保把包兒栽破。灑了錢渣兒，如何找尋呢？我不管一一拿回來再平。倘若短少分兩，我是要扣你的工錢的。」說著話，同小童來至卡子門，用燈一照。罷咧！連個紙包兒的影兒也不見了。老頭子急的兩眼冒火，小童兒嚇的二日如燈，淚流滿面。老頭子暴躁道：「你將我的銀子藏於何處了？快快拿出來。如不然，就活活要了你的命。」正說著，只見卞虎從後面出來，問明此事。小童哭訴一番。卞虎那裡肯信，將眼一瞪，道：「好四攏的！人小鬼大，你竟敢弄這樣的戲法。咱們且向前面說來。」說罷，拉了小童，卞龍反打燈籠在前引路，來到大房屋內。早見桌上用砝碼押著個字帖兒，上面字有核桃大小，寫道：「爺爺今夕路過汝家，知道你刻薄成家，廣有金銀，又兼俺盤費短少，暫借銀四封，改日再還。不可誤賴好

人。如不遵命，爺爺時常夜行此路，請自試爺爺的寶刀。免生後悔！」卞龍見了此帖，頓時渾身亂抖。卞虎將小童放了，也就發起愣來。父子二人無可如何，只得忍著肚子疼，還是性命要緊，不敢聲張，惟有小心而已。

要知後文如何，下回分曉。